

戰神翼下的
歐洲問題

錢亦石 著

序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歐洲問題都是全世界的中心問題。事實告訴我們：歐洲有什麼變動，常使全世界受到影響。不待說，中國也被捲入歐洲各種變動所引起的渦流之中。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飛黃騰達以來，整個的歐洲已進到腥風血雨的前夜。這自然不是希特勒個人有什麼三頭六臂，而是在凡爾賽和約壓抑下的德國金融資本漸漸抬頭，從要求武裝到要求殖民地，都是德國金融資本迫切需要的「救命金丹」。可是德國金融資本抬頭了，凡賽爾和約就被撕破了，建立於凡爾賽和約之上的歐洲平衡，也在動盪之中了。所以近四五年，歐洲各國關係，特別是幾

個巨頭間的關係，都發生翻雲覆雨的變化。

然而歷史的車輪總是前進的。希特勒「大鬧天宮」，可以造出戰爭的危機，却不能阻止和平運動的發展，於是歐洲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一步步的團結起來，法蘇捷的互助，英法的合作，就是明顯的例證。整個的歐洲，在希特勒威脅之下，已分裂爲二了。這即是所謂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

的確，歐洲的一切都變了，並且有些變得出人意外。侵略者的抬頭，促進和平勢力的團結，由和平勢力的團結，形成兩大陣線的對峙，這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新局面，不僅希特勒沒有預料到，就是希特勒的友人甚至一部分希特勒的敵人也沒有預料到。這證明什麼呢？證明客觀的趨勢是對侵略者不利的，換句話說，就是對一般被壓迫者，對一般弱小國家有利的。沉默的歷史先生慣會與侵略者開這樣的玩笑。

我們要預測未來的歐洲怎樣？或者說要預測未來的歐洲對全世界的影響怎樣

？就應該先把過去的歐洲，尤其是近幾年來在歐洲所起的變化，作一個連續的觀察。

本書所收集的四十多篇論文，是一九三三——三七年寫的。分開看是歐洲四五年來許多大事的斷片，合攏看，却是歐洲兩大陣線形成的總過程。這一段歷史重要的軌跡，從今日——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準備決鬥的今日——看來，是饒有興趣的資料。

最後，我在編校這本書的時候，深深覺得：歐洲問題對於全世界的影響太大，中國的命運怎樣？與歐洲的前途實分不開。但這不是說，我們應該靜待歐洲時局的變化，更不是說，中國的命運完全由歐洲時局的變化來決定。正相反，我們努力改變中國的命運，在某種限度內，也可左右歐洲的前途。這一點微弱的希望，附在這裏獻給研究歐洲問題的朋友。

目次

序	一
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一
德奧問題與歐洲政局	四
第十四屆國聯大會的寫真	五
德國退出國聯後的大戰危機	六
蘇聯的政治經濟	八
德波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一〇
杜邁格上台後的法國政局	一〇
奧國往何處去	二〇

西班牙的革命·····	二三
軍縮休會以後·····	二五
陶爾斐斯被刺後的歐洲·····	二九
興登堡逝世後的德國·····	三三
輸血針與「脫窪之馬」·····	三七
火花閃目的歐洲·····	四〇
杜邁格下台與法國政局·····	四七
南匈交惡·····	五一
英國現階段的外交政策·····	五五
法意協調與歐洲政局·····	六五
英法協定的透視·····	七
東歐互助公約·····	九〇

中歐公約.....	100
德國重整軍備與凡爾賽和約.....	110
歐洲和平與戰爭的新陣線.....	111
凡爾賽和約撕破後的歐洲與遠東.....	114
法蘇互助公約.....	114
多腦河問題.....	116
英國的內閣與政黨.....	121
現階段英法意的三角關係.....	122
從斯德萊柴會議到巴黎會議.....	101
英意在東非的鬥爭.....	130
國聯盟約與對意制裁.....	132
意阿問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133

意國侵阿戰爭與歐洲形勢·····	三五
英蘇關係論·····	三六〇
法郎外交的新姿態·····	三六八
英法合作與歐洲局勢的動向·····	三七六
從倫敦談話到巴黎談話·····	三八七
德國廢止羅迦諾公約後的歐洲·····	三九五
歐洲兩大陣線的檢閱·····	四〇九
動盪中的東歐新形勢·····	四二二
第十七屆國聯大會的透視·····	四二六
英意的外交戰·····	四三八
歐洲四強關係的新動向·····	四四二
英意妥協後的歐洲新形勢·····	四五二

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一 引言

過去爲資本主義之王的英國，從現在看來，似乎是一個謎，不易被人猜透。但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即英國已失掉它的青春，一天天衰老了。究竟衰老的程度怎樣？是鷄皮鶴髮的賽金花呢？還是風韻猶存的徐娘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1
法國栖格夫里 (Andre Siegfried) 教授，是研究英國政治經濟的專家。他在所著的英國的危機 (England's Crisis) 一書中，曾援引聖經上的故事來比喻英國的情形。他說：

印度——搶劫了大批戰利品，做資產階級的踏石（Stepping Stone），使其一步步的進到工業資本主義。

三 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殖民政策

英國的工業革命，大抵是從一七六〇年發軔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到一八五零年左右，總算達到相當成熟之境了。因此，有人認定從一八一五——一八九五年是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時期。

我們知道：在上述工業資本主義時期中，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仍舊繼續擴張，特別是在非洲與印度。一八一四年取得好望角殖民地（Cape Colony）。一八四三年取得納塔耳（Natal），一八四九年從荷蘭農民手中取得奧倫治河（Orange River）一帶。關於印度方面，一八四三年取得信德（Sind）；不久又取得判查布（Punjab）；一八五一年又取得緬甸（Burma）；在大賀胥爵士（Lord Dalhousie）做印度

總督的時候（一八四八——一八五六），又把奧德（Oudh）、貝喇爾（Berar）等區域併入版圖。此外，如澳洲，如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如薩刺瓦克（Sarawak），以及我們中國的香港，都先後落到大英帝國統治之下了。

不過，英國工業化達到某種限度，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便在國內政治上占優勢。他們是主張自由貿易的。於是從前氣餒惱人的壟斷公司就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消滅了（東印度公司亦在一八五八年收束）。主張自由貿易的理由是這樣：英國在當時已成爲全世界工業生產的壟斷者——「世界的工廠」，它的商品毫無妨礙的流入各國。在這種情形之下，採取自由貿易政策是與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的。

在自由貿易的霧園氣中，英國資產階級也傾向和平了。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預言家——伯來脫（Bright）與哥布登（Cobden）曾痛斥「征服殖民地政策」。的士累利（Disraeli）——帝國主義的第一個英雄——甚至說殖民地如「頸上的磨石」（Mill stone round our necks）。這是有理由的，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之下，

以節省不必要的耗費為原則。「如果英國能與別的民族和平共處，則它就能以最少的代價而剝削它們了。」說明了這點，我們便知道英國資產階級傾向和平，並不是有愛於殖民地，而是進一步的為本身利益打算。

無論英國資產階級傾向和平的動機是怎樣？但其剝削殖民地的方法，却從此有了大的改變，以前的搶劫政策，改變為自由貿易政策；換言之，就是把殘酷的剝削改變為和平的剝削而已。在自由貿易的過程中，英國的工業品像潮水一樣的湧進殖民地市場，把殖民地落後的手工業壓碎了，把殖民地農業與手工業聯繫的紐帶剪斷了，強迫殖民地人民為其栽培原料，為其供給食物。在表面上看來，以工業品掉農產物，彷彿是再公平沒有的事。誰知道在「不等價交換」的條件下，殖民地人民已被「自由貿易」的鞭子打得體無完膚了。茲以印度為例，引下列的統計來證明。

從英國輸入印度的棉織品（單位百萬磅）

一八一三年	〇・一一
一八三二年	一・六五
一八三五年	一・七九
一八四〇年	三・八六
一八四五年	四・二一
一八五〇年	五・二二
一八五五年	五・八四 (註六)

從上面數字，可看出英國剝削印度之一斑。印度的農民羣衆在破產之餘，無路可走，結果，只得扯起反抗大英帝國的叛旗。第一幕壯烈的悲劇，自然要算一八五七年的印度暴動 (Indian Mutiny)。

在這次暴動以後，不，在這次暴動被英帝國主義的鐵騎鎮壓下去以後，開明的紳士深深懂得對殖民地的剝削政策，是不安全的。在事實的教訓之下，不能不

(註六) J. Beauchamp: British Imperialism in India p. 30.

改弦易轍。於是所謂「發展政策」(Policy of development)就列在議事日程之上了。這種「發展政策」是否與從前剝削的政策不同呢？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以擠牛乳爲業的人，當他從牛身上擠出乳汁的時候，自然是有目共見的剝削；但爲培養乳汁起見，有時也備辦些飼料，希望把牛喂得很肥。所謂「發展政策」，似乎與此相類。可見所謂「發展」也者，不過是剝削的預備工夫而已。

是的，在「發展政策」施行以後，印度的鐵路一天天多起來了。鐵路本是新式的交通工具，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所不可少的。然而在印度的特殊環境之下，鐵路線愈延長，而人民却愈貧困。因爲英國在印度建築鐵路的主要目標，是爲便利商品運輸（當然也有軍事上的用途），把窮鄉僻壤的印度人民，都拉進資本主義市場，成爲英國商品的購買者。換言之，壓在印度人民身上的鐵路，不過是英國的商品在運輸上所需要的工具而已。不過是替英國創造便於剝削印度的環境而已。鐵路如是，繼鐵路而起的灌溉工程又何嘗不如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印度的水閘與運

河，頗有日新月盛之勢。杜特教授 (Professor Romesh Dutt) 所著的英屬印度經濟史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一書曾說過：『一九〇〇年以前，有二千五百萬鎊耗在灌溉工程上，對於印度農業的利益是很少的；印度二萬萬畝以上耕地之中，只有二千萬畝耕地得到救濟。』(註七) 灌溉工程的成績，從這幾句話中不難窺見了。何況有灌溉工程的區域，除增加土地稅外，又有水稅 (Water-tax)，這些負擔都是農民的催命符。就是因灌溉工程而對農業有若干幫助的話，那也無非替英國栽培廉價的棉花與供給廉價的食物吧了。

在鐵路與灌溉工程之外，棉織業也發展嗎？事實上的答復是否定的。據東印度與中國聯合會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 主席拉彭特 (Larpent) 的報告，從印度輸入英國的棉布，在一八一四年爲一、二六六、六〇八碼，在一八二一年減至五三四、四九五碼，在一八二八年又減至四二二、五〇四碼，在一八

三五年又減三〇六、〇六八碼。在二十年內減少四分之三（註八）。這是蘭開夏（Lancashire）工廠主壓迫下必然的結果。就是到了所謂「發展政策」施行以後，也決不讓印度的棉織業抬頭。一八五八年輸入印度的棉織品計值只五百萬鎊，到一八五九年升至八百萬鎊，在以後十年內又增加十倍。絲與毛織品的增加，情形亦復相同。這不是表示印度人的要求一天天提高，而是證明印度的手工業一天天破產（註九）。英國何以不許印度的工業發展呢？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教訓，是英國資本家永久不忘的。他們不許印度的工業發展，即是不許印度走上資本主義之路，不許印度走上獨立與自由之路。

在「發展」其名剝削其實的新政策中，印度的前途怎樣？英帝國主義是看透了。爲防止第二次暴動起見，所以決定另一政策——分化印度的農民。在一八

（註八）ib., p. 29.

（註九）ib., p. 5.

五九年通過了孟加拉租佃法 (Bengal Tenancy Act)，保證有土地的佃戶得享占有權十二年，除法庭判決外，禁止加租。這種辦法，可以產生少數小康的農民，使其不再耕田而把土地分租出去，漸漸變為高利貸者，變為地主，變為吸取農民血液的新寄生階級。

另一方面，依據布蘭特 (Wilfred Blund) 的研究，標本的印度地主，每年收入租金五萬鎊。他們從五萬鎊中，提出一萬五千鎊交給「大君」 (Maharajah——印度國君)，又以一萬五千鎊還稅 (交給政府)，自己尚可享受二萬鎊。這些生活優裕的地主，自然也是農民的敵人。

在這樣矛盾複雜的社會裏，英帝國主義便「有計可施」了。它從一八五七年暴動的經驗中 (那次暴動由封建分子領導)，懂得拉攏一切反動分子是重要的策略。於是印度的王公、教士、地主、高利貸者、商人，都與英國統治者結成同盟。從此以後，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就不是孤立的了。從此以後，印度的被壓迫者就有兩重——